

臺灣「客家性」的當代意涵：

印尼婚姻移民的族群經驗與二代的認同協商

劉堉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摘要

- 本次演講以講者近期的研究計畫為主軸，聚焦自印尼來台的婚姻移民女性及其下一代，希望探究他們在與臺灣整體社會與家庭互動過程中，身分經驗與認同的展現，及其發生的變化。
- 印尼婚姻移民女性來台的背景，可追溯至1990年代，其中不少為來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客家人（亦有部分為潮州人），她們多嫁入台灣的客家家庭，居住地也多集中於傳統客庄。
- 然而，在延續至今三十多年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來台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也經歷了不少變化，許多人締結婚姻的對象也不再局限於同為客家人的台灣男性；除此，亦有愈來愈多人因先生或自己的工作性質，不再居住於傳統客庄，而是定居於的都市區域（如台北、新北、高雄市等）。
- 本研究因此，針對近三十多年來移居台灣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從其移動經歷與生命故事，希望了解她們的族群經驗及身分認同的發展與變化。進一步，研究者透過與她們下一代的談話，也試圖理解這些年輕人對自我身分的表述，尤其，多種身分標籤（客家人、印尼華人、印尼人、台灣人、「新二代」等）以及「族群」概念對他們的意義。。

臺灣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

- 大約在1990年代起，開始有比較顯著增加的婚姻移民女性進入臺灣。其中，來自印尼者，最多數是來自西加里曼丹地區，近年來亦有許多來自雅加達。
- 由於來自印尼的婚姻移民女性，早期多是嫁入臺灣的客家家庭，且多數具有客家身分，在進入臺灣前已會客語。一直以來，即形成了印尼婚姻移民女性多為客家人、且來自西加里曼丹的印象。
- 講者在近一年多來的研究中，發現印尼婚姻移民女性的樣貌其實非常多元，有些為潮州人，亦有非華人的女性。
- 本次演講以講者在南投國姓鄉與高雄美濃的初步田野資料為基礎，以六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及兩個第二代年輕人的訪談，來聊聊這些女性嫁入台灣客家家庭後的生活過程、文化經驗，以及第二代成長中所經歷的認同過程。

她們來自哪裡？為什麼會講客語？



圖片來源：<https://www.nina.com.tw/indonesiamap/>

西加里曼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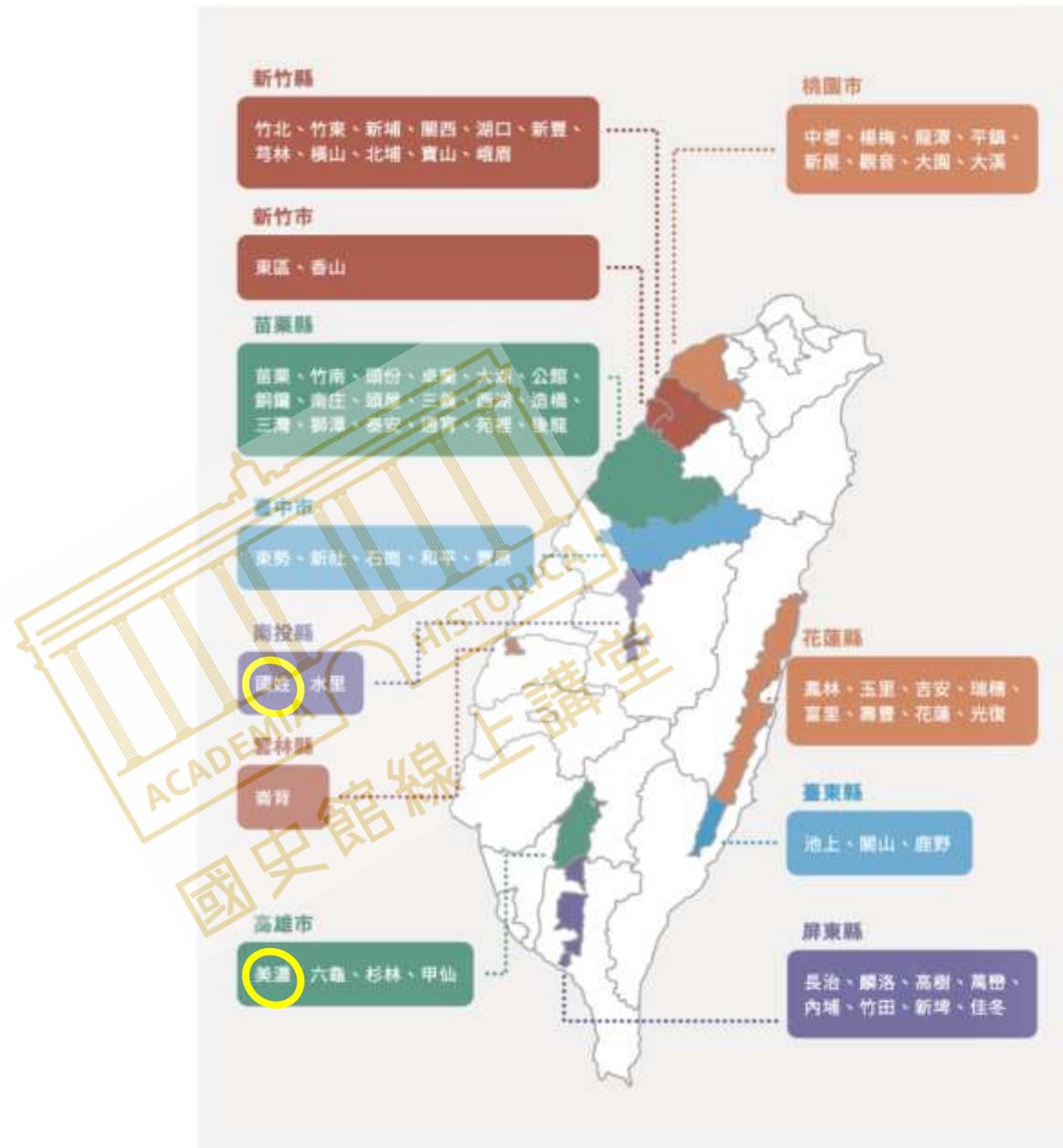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加里曼丹>

圖片來源：<https://www.indonesia-tourism.com/west-kalimantan/map.html>

受訪者的居住區域

- 南投國姓
- 高雄美濃



※ 全國計有 70 個客家人口達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臺灣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

來台時間與方式

- 本階段訪談的女性，以婚姻移民身分來台的時間，大致都在1990-2010年之間，其中又以1990年代與2000年初為最多。與先生認識的方式，多是透過親友或仲介介紹的相親。
- 其中，在**美濃**，印尼婚姻移民女性可大致分為早期與近期兩個群體，前者現在年紀大約在55-65歲間，甚至更大，多是透過仲介婚姻來台。另一群是在十幾年前來的，小孩大約在國小、國中的年紀，有不少是先以移工身分來台（在美濃的水蓮田工作），然後再透過鄰居、親友等網絡的介紹認識先生。
- 講者目前已訪談者，多數屬於較早期來台者（僅一位為2010年後來台者）。除此，其中兩人因身分與年紀的原因，與同時期其他印尼婚姻移民的互動較有距離。
- 在**國姓**，印尼婚姻移民亦可大致區分為早期與近期來台者，但後者人數已逐年減少。

訪談對象資料 (皆為匿名)

編號	暱稱	年紀	職業	教育	來台時間與方式	族群/家鄉	夫家	公婆是否同住	現居地	身分認同
南投國姓										
1	燕子	約 44 (1979)	農	高中肄業	2000 年，透過相親結婚(仲介)	客家人，西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	客家人，南投國姓南港	是(已過世)	南投南港村	唐人(印尼)·印尼華人(臺灣)/印尼客家人(夫家) *認為下一代：客家人
	女兒	22-23 (2003)	學生	大三					南投南港村	(高中)臺灣人→(大學)客家人(也會強調媽媽是印尼人)
2	阿殷	約 58 歲	退休(過去鹿場、採茶)		1993 年，仲介	潮州人，西加里曼丹坤甸	客家人，南投國姓南港	是(已過世)	南投南港村	華人
3	阿茹	50 歲	鹿場、採茶	國中	2002 年，仲介	潮州人，西加里曼丹三發縣(Sambas)	客家人，南投國姓南港	是(已過世)	南投南港村	華人
高雄美濃										
1	阿狄	45-50 間	學校行政人員	大學(TW)	2001 年，來台工作認識先生	非裔裔，中爪哇 Purwokerto	客家人，高雄美濃	是	高雄美濃	爪哇人(印尼)·印尼/印尼爪哇人(臺灣)
	女兒			大學						臺灣人吧(不會特別說自己是客家人)
2	阿蓮	60 左右			2001 年	客家人，雅加達	客家人，高雄美濃	是(婆婆，已過世)	高雄美濃	華人
3	阿娥	36-37 歲	小吃店	高中	2012 年	客家人，西加里曼丹 Sosok	客家人，高雄美濃	是(已離婚)	高雄美濃	客家人·印尼客家人(在美濃會被稱「華僑妹，但不懂何為「華僑」)

燕子

- 燕子來自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具有客家身分，20歲時透過仲介介紹來台，先生是國姓鄉南港村人，兩人育有3個小孩。來台後與夫家的父母（已過世）、大伯一起居住。
- 與先生及家中其他長輩、親戚都是講客語（海陸腔），與小孩則是**客語夾雜國語**，以及**一些山口洋用語或印尼語詞彙**。小孩也在與媽媽溝通的環境中，習慣了多語混雜的溝通方式。家中主要是由燕子負責煮飯（只有在燕子工作晚歸時，才會由爸爸接手），也因此，燕子可以決定要煮什麼，除家常菜外，有時也會準備印尼混合台灣口味的料理。由於夫家長輩曾為算命師，對神明祭拜與廟宇的活動較為熱衷，因此家中平常「拜拜」的活動就非常多。拜拜的東西主要還是燕子負責，由於祭拜的東西都有規範，準備時後即會注意不能彈性加入印尼的口味在其中。燕子居住的南港村，有許多同樣來自西加里曼丹的印尼婚姻移民女性，受訪者在過去與這些朋友較常聚會，但現在因為都在忙工作，休閒時間的聚會較少。比較常是因一起工作，在工作場域中的互動。
- 關於**自我認同**，燕子表示在印尼時會認為自己是**華人**（不會說自己是印尼人），來台灣後才會說自己是**印尼華人**，但不會特別介紹自己是客家人。只是，先生與婆家這裡會介紹她是「印尼的客家人」。不過對於下一代，燕子則是清楚表示認為其為「客家人」，因為「爸爸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所以小孩是客家人」。

阿殷與阿茹

- 阿殷與阿茹都是來自西加里曼丹的潮州人，阿殷家鄉在坤甸，阿茹則是來自三發縣。
- 阿殷是在1993年（當年約26歲）透過婚姻移民到台灣的。當時只是陪姑姑去相親，結果被姑姑的相親對象看上，才訂下了婚事。阿殷現已經當奶奶了。
- 阿茹則是2002年才透過仲介相親來到台灣。兩人皆表示，初期在台灣的生活非常辛苦，常常想要放棄離開，除了要適應生活環境，以及幫忙夫家的鹿場工作，因跟長輩同住，來自長輩的不信任與金錢管控讓生活更加辛苦。其中，由於阿茹來到台灣12年後才有小孩，更使其在夫家的生活非常艱辛。
- 兩人雖然都是潮州人的身分，但因生活在西加里曼丹，客語為日常通用語。也因此，在進入夫家後，以客語跟家中長輩溝通沒有遭遇太多挑戰。
- 長輩在世時，兩人與家中長輩、先生及親戚的溝通都是使用客語，阿殷的小孩因在成長過程中**爺爺強調家中一定要講客語（「客家人當然要講客語」）**，所以客語相當流利。阿茹則表示，大兒子因為跟爺爺溝通的時間較多，會講一些客語，但小女兒則是只會講國語。
- 阿殷與阿茹在身分認同上，皆是強調自己作為**華人**的身分。



2025年2月9日，美濃，講者攝。

阿狄

- 阿狄來自印尼中爪哇，為伊斯蘭信仰的非華人女性。來台大約20多年了，先是來台工作，後因認識了現在的先生，才以配偶身分移居到台灣，兩人育有3個小孩。
- 阿狄的先生為美濃客家人。阿狄結婚至今，都是與公婆共同居住在傳統的四合院住宅中，阿狄也從原本只會說英語，逐漸學習了中文、客語及福佬話。她表示，剛來台時，先生的外婆還在，外婆只會講客語，因此兩人幾乎難以溝通。至今，其在家裡還是講中文為主，但小孩們客語都會聽、也會講。
- 阿狄來台後，原先公婆不願意讓她出門（擔心她會跑掉），後來因為先生表姐的勸說（表姐在美濃長年為當地的新移民發聲，也是相關組織的主要負責人），才讓她出去唸中文。
- 阿狄在台灣完成了大學學業，目前在南部一間技職學校的國際處任職，協助學校在印尼的招生。
- 阿狄也是家中負責主食的人，她表示，各種客家食物她都會，例如，客家小炒、粄條、高麗菜封。多半時候阿狄會是會以公婆或其他親戚習慣的食物為主，但也會另外準備自己想吃的東西。至於小孩，口味就非常多元，且因為從小跟著媽媽常去參加南洋姐妹會的聚會，在聚會中也接觸到各種國家的食物。值得注意的是，因為阿狄的宗教（伊斯蘭信仰），婆家至今已習慣**家中不食豬肉**，也能接受部分印尼式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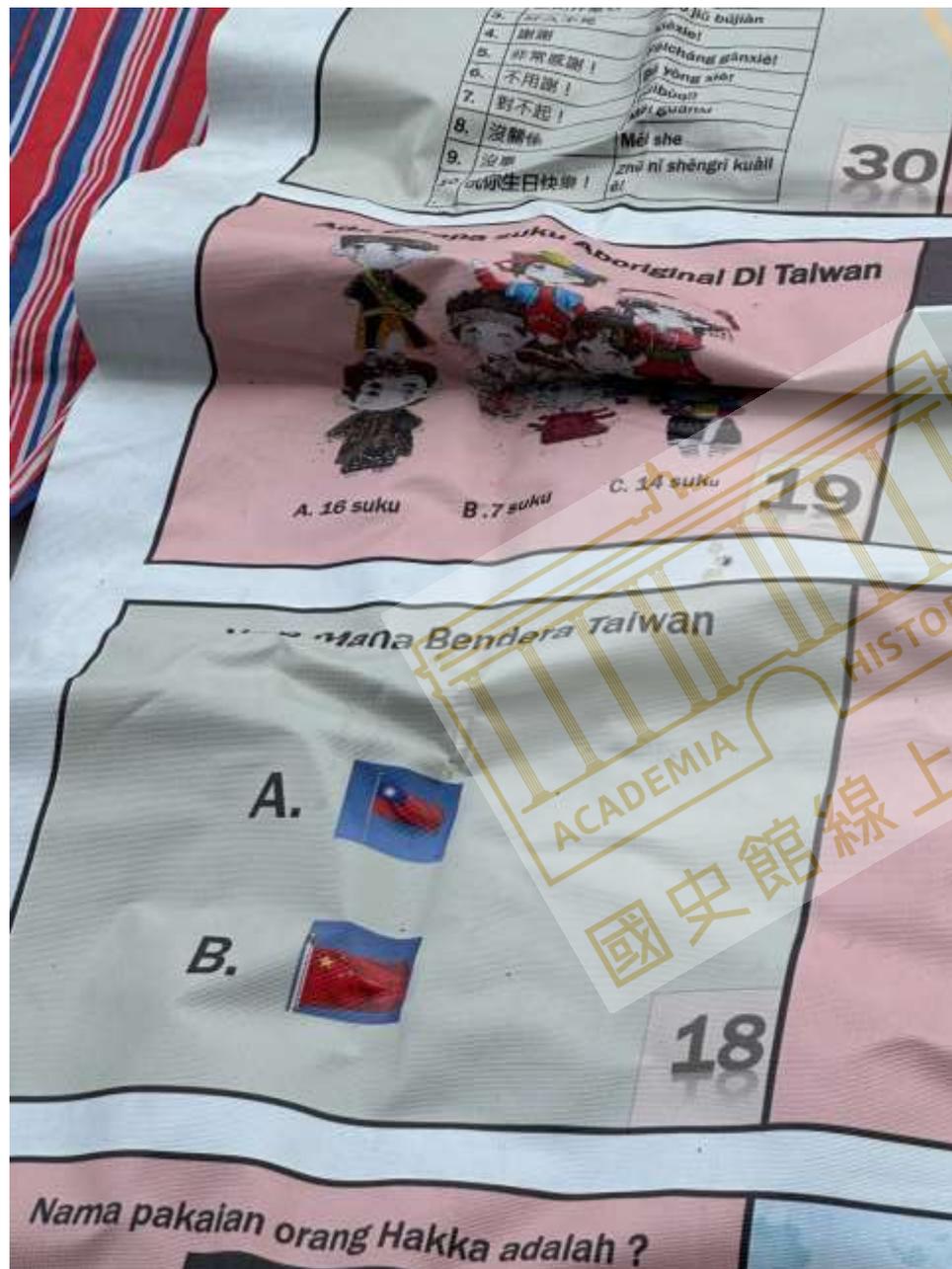
2025年2月9日，美濃，講者攝。

阿狄

- 由於阿狄的先生是長子，婆婆因此不斷提醒她，作為長媳婦，**之後家中祭拜的食物與流程都需要阿狄接手**。
- 阿狄因為先生表姐的原因，過去當南洋姐妹會還在時，常去參加姐妹會舉行的培力課程與聚會活動。至今，阿狄的人際網絡中，南洋姐妹會的許多姊妹們還是她常往來、非常好的朋友。除此，因為學校的工作性質，阿狄在這幾年來，也常在任職的校內推廣印尼的節慶、食物與文化。她曾設計了兩款桌遊，一款是向台灣人介紹印尼文化，一款是向印尼介紹台灣與台灣客家文化。
- 由於阿狄並非華裔的身分，因此在認同上，多半是以「**印尼人**」為表述，但若遇到同是來自印尼的新住民，她有時也會以「**爪哇人**」來陳述自己的身分。
- 至於當時亦出現在訪談現場的大女兒，則說若要表明自己是誰，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吧」，但她也表示，平常沒有什麼場合會需要表述自己是誰，也不會特別強調自己是客家人。正在念大學廣電系的大女兒，在講者第二次拜訪時，與同學在家中忙進忙出，原來是在準備要請媽媽入鏡拍攝如何製作印尼甜點Cendol。

阿狄設計的桌遊

(向印尼人介紹台灣與台灣客家)



阿蓮與先生

- 阿蓮是來自雅加達的客家人（祖籍為廣東梅縣），與先生是在朋友相親的場合認識的，兩人都是第二段婚姻。先生為高雄美濃的客家人。
- 阿蓮是在2001年來台灣的，當時約三十多歲。阿蓮第一段婚姻的對象為雅加達當地華人，與前夫育有兩子，與現任丈夫育有一子，目前為大學即將畢業的年紀。先生則是與前妻（台灣人）有兩個小孩。
- 阿蓮來台後與婆婆同住，家中的溝通因此也是以客語為主。然而，阿蓮表示自己說的客語與美濃當地的客語有很多不同，導致她剛來時候常常不知道婆婆指的是什麼（如「吃飯」兩人的詞彙即差別頗大）。
- 阿蓮來台後同樣經歷了相當不適應的時期，也因此，她曾在小孩小學階段時，毅然決然帶著小孩回到雅加達。小孩因而曾就讀雅加達的私立學校兩年。後來因為小孩想念爸爸，才又帶著小孩回到台灣。
- 講者拜訪阿蓮與先生時，兩人表示因為小孩大了，到台北念大學。目前兩人過著退休生活，沒事即會開車到台灣各地遊玩。每隔幾年兩人就會帶著小孩一起回雅加達與女方的親戚家人一起過年，阿蓮手機中亦有不少夫妻與小孩近幾年在雅加達的大家庭照片。

阿蓮與先生

- 阿蓮的先生在過去主要是做衣服買賣的生意。除此，其亦具有通靈的身分，因此家中的神壇（供奉媽祖、三山國王與關聖帝君）與供桌，都是先生在打理。
- 阿蓮表示，她因為在雅加達的生活環境中接觸的不只客家人，所以在來台前，她「什麼語言都會說」，除了客語，她也會相當流利的福建語。不過，阿蓮與先生在生活過程中，並不會特別要求兒子需要學習客語，也因此，兩人的小孩只會聽，但不會說。兩人的溝通雖然都是用客語，但與小孩則是交雜使用。除此，阿蓮非常強調希望小孩不要忘記印尼語，兒子到現在在與她傳訊息時，也都會使用印尼語。她也表示，之前只要回雅加達，兒子與其他在雅加達的親戚，都可以用流利的印尼語溝通。



阿娥

- 阿娥來自西加里曼丹的Sosok，2012年因婚姻來到台灣，當時大約是23歲。
- 阿娥來台後即與先生及婆婆同住，先生為美濃客家人。由於先生在兩人結婚前因病不再工作，家中原本的經濟由婆婆負責。阿娥在生下一子後，即開始出去工作，負擔家中的生計。阿娥在幾年前開始在美濃的一家板條店幫忙，一年多前店主因年紀漸長，便將該店轉租給阿娥，由阿娥接手經營。
- 講者在2026年初拜訪阿娥時，她剛與先生離婚。大約國中年紀的小孩，則是跟著爸爸與婆婆。阿娥在離婚後，與過去在南洋姐妹會熟識的女性友人及其小孩同住，互相照顧。
- 阿娥在印尼時即有顯著的客家認同，日常生活中與非客家者的互動中，皆會以「我（們）是客家人」自稱。來到台灣後，她也會以自己是「印尼客家人」介紹自己，但往往會被詢問「印尼也有客家人嗎？」，有人甚至會恍然大悟的以「華僑的妹」來稱她。然而，阿娥表示，她在印尼從未聽過「華僑」這樣的用語，被這樣稱呼時，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 阿娥在離婚前，與家中的先生及婆婆都是用客語溝通，但小孩則是以國語對話居多。直至現在，小孩有時還會因為自己主要說國語，表示「我不是客家人」，但他會強調「媽媽是客家人」。

燕子的女兒

- 燕子的二女兒目前就讀大學四年級。她在成長的過程中，認同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變化。
- 她表示，小時候在國小、國中階段，因為在國姓鄉的學校中，班上同學媽媽來自印尼者為多數，所以沒有經歷什麼認同的衝擊，日常中也不需要強調自己的身分。
- 然而，高中時到外地就學，班上同學中媽媽為外籍身分者為少數。也因此，為了不凸顯自己的不同，她開始有意識地強調自己作為台灣人的身分。
- 直到上了大學後，因為在學校認識了更多東南亞與印尼文化，大學時候也學了更多的印尼語，才開始以自己有著**印尼連結的身分**自豪。
- 她現在在被詢問**族群身分**時，會強調**自己是客家人，以及混雜不同地方客家元素的特色**（即，除了凸顯自我的「客家」身分，亦會表示不是純粹、單一的台灣客家），也會比較常提及媽媽是印尼人的連結。

小賈

- 小賈的母親是來自山口洋的客家人，父親為苗栗造橋的客家人，兩人現已經離婚。父母離婚後，小賈跟著爸爸一起住在北桃園的市區。
- 作為台-印跨國婚姻家庭的第二代，小賈表示，因平常家中都是以中文溝通，雖然父母都是客家人，但他目前的福佬話講的比客語好。小賈只有在小學五、六年級時，曾在學校上過客語（在此之前他選擇的是福佬語）。現在已是大學生的小賈，因在大學中發現身邊來自新竹或是南桃園的客家同學，客語都講得很好，自己反而幾乎不會，開始產生了要好好學客語的念頭（且因選修學校的「客家語言與文化」，認識了不少同為台-印跨國婚姻家庭的第二代）。除了客語，小賈在大學也有選修印尼語。他表示，2025年過年時有跟媽媽回到印尼雅加達（媽媽雖來自山口洋，但家人已搬到雅加達）。在雅加達時，小賈與媽媽的親戚溝通的語言主要是印尼語（跟長輩）與英文（跟年輕一代）。他雖然不會講客語，但有觀察到印尼的親戚講客家話會參雜很多印尼語詞彙。
- 在身分認同上，小賈表示，還很小的時候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上小學後，因不想被同學知道媽媽是印尼人，都會強調自己是**台灣人**，若被同學指出媽媽來自印尼，則會強調媽媽的身分是**印尼華僑**。這樣的認同一直到上大學後，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跟印尼有連結是很酷的一件事**，並開始會強調因媽媽來自印尼，自己也是「**印尼人**」。

初步的發現與討論

客家經驗的比較：語言使用

- 是否與公婆同住、是否居住在客庄，對於婚姻移民女性的客家經驗都有影響。包括語言學習／磨合、家中祭儀的準備等。
- **語言使用**：婚姻移民女性住在客庄，且與公婆同住，與其交談幾乎都須以客語為主。但與先生則可能交雜客語及國語。與下一代多數是以國語為主。至於在外，則因為了適應台灣的不同語言，不少婚姻移民女性也會習得福佬話，在工作場域或日常交談中使用。
- 客家經驗與客語環境，通常會隨著公婆過世，逐漸消滅。
- 如，南投國姓的阿殷與阿茹，因過去與公婆同住，長輩（尤其公公）強調家中生活用語必須為客語（「客家人就是要講客家話」），因此在家使用客語的頻率較高。但在長輩過世後，語言使用就逐漸轉換為客語、國語交雜（而與小孩或孫子輩溝通，則多以國語為主）。
- 美濃地區的阿蓮，為來自雅加達的客家人。她表示當婆婆還在時，兩人的溝通因客語用詞不同，常造成誤會與不解。至於小孩（兒子），則只會聽客語，但不會說。其兒子現為大四生，反而印尼語講得相當好，阿蓮甚至為了讓小孩不要忘記小時學過的印尼語，會希望小孩傳簡訊給她時用印尼語。

初步的發現與討論

客家經驗的比較：食物與祭祀

- 多數的受訪者對於食物並沒有提出明顯的「客家」感受，反而多是聚焦於強調台灣與印尼口味、烹調方式等之差異。
- 不論女性是否具有客家身分，在許多家庭的祭祀活動與節慶食物的準備上，都是主要負責（或被告知未來需負責）的角色；除此，祭祀活動與節慶的食物也都有一定的規範要遵照，不能隨意的更動口味與品項。但亦有家庭是由較熟悉祭儀的先生主導、確保規範的遵循（如燕子家與阿蓮家，兩人的先生都具有可通靈或算命師的身分，因此對祭儀的流程與食物規範較熟悉）。

ACADEMIA
國史館線上講堂

初步的發現與討論

身分認同表述

- 自我身分認同：唐人、華人、客家人、印尼華人、印尼華僑、印尼人。
- 夫家對外的表述：印尼華人、印尼華僑、（印尼）客家人。
- 「印尼華僑」或是「印尼華人」為主要的認同：多數受訪者在台灣向其他人表明身分時，會強調自己是華人、華僑，或加上印尼，以「印尼華人」自稱。僅有少數（如阿娥）因在印尼時日常生活中即有較為凸顯的客家認同，來台後對自我身分的表述會很直接的以「印尼客家人」來介紹自己。然而，亦有幾位受訪者表示，在提到印尼的客家人或印尼的華人時，亦會遇到台灣人不知印尼竟有華人或客家人的狀況。如，講者另外一位受訪者阿涼，表示其在介紹自己為「印尼華人」時，曾被質疑「印尼也有華人嗎」，對此，她會進一步強調自己的身分「就像你們台灣的客家人」。
- 有些受訪者的夫家在介紹印尼女性的身分時，除會強調其為印尼華人，亦有些會特別強調其為「客家人」。

初步的發現與討論

- 整體而言，該研究中訪查的家庭，許多都呈現出在生活飲食、語言或生活習慣上「混雜」的現象，但程度不同。
- 除此，家庭以外的社會網絡對這些跨國婚姻移民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講者在美濃接觸的不少受訪者，過去都曾是南洋姐妹會的參與者。該協會現在雖然較沒有定期的聚會與活動，但早期所建立的人群網絡仍存在，過去的協會負責人與姐妹們仍會不定期的聚會，分享彼此的近況。較熟識者則維持著日常中的往來互動，並在彼此需要幫助時（如阿娥），即時提供協助。南投國姓較少這樣的社會組織及網絡，根據講者初步的觀察，有時則是需要借助鄉長等地方人士介入幫忙，但這樣的介入並不容易，且因為自發性的，仍會面臨許多挑戰。
- 本研究至今另一個較為意外的發現是，多數婚姻移民女性受訪者都對客委會相當陌生。多數人表示沒有聽過，也不了解這是什麼單位？有人以為這是類似印尼客家社團的組織。僅少數人，如美濃的阿娥，因其板條店所在的街區常與客委會合作，推展客家文化及飲食相關的活動，與客委會有接觸及往來。有些人則表示曾經聽過，但不知道客委會具體在做什麼，且認為政策與他們較無關。
- 就第二代而言，則多數對客委會比較熟悉。如燕子的女兒考過客語認證，精通四縣及海陸兩種腔調。小賈則是希望在精進客語後，可以去考客語檢定。

該研究的未來規劃

- 希望更進一步了解不同時期來台印尼婚姻移民女性的變化。
- 如，是否可觀察到世代的變化及其影響。講者目前訪談的女性婚姻移民，幾乎都是在2010年之前來台者。小孩多數已在大學階段，甚至已經進入職場、結婚生子。這些較早期來台者，與過去十多年來的晚近移居者，是否呈現出世代差異？若有，這樣的世代差異展現在哪些面向（如，族群身分的認同表述、與夫家語言文化等日常生活的互動、下一代的教育與互動方式）？又，這樣的差異是否也會影響客家經驗的感知與族群認同的陳述？
- 另外，講者也希望接下來的訪談可以包含更多其他家庭成員（如下一代或甚至先生），這應該可以更清楚看到一個家庭內不同客家文化元素接觸、認同概念形塑與發展的過程，以及世代之間的變化。

台北樹林車站附近的小吃店

- 台北樹林車站外的街上，聚集了許多印尼等異國的特色小吃。其中一家「Indo Jaya Eva」小吃店，外表看起來是販售印尼食物，但走進店內可發現其佈置與客人卻相當不同。
- 該店已經營了20年，老闆娘即是來自西加里曼丹的客家人，先生為台灣人。
- 店中除了販售許多西加里曼丹地區客家人的日常點心，客人也多是來自西加里曼丹。一進門即可聽到大家的交談語言為客語。
- 從客群與整體的氛圍及可觀察到該店家是許多西加里曼丹華人社群（多為婚姻移民）與姐妹／家人們聚會、聊天，享受家鄉食物的地方。



2025年12月21日，樹林，講者攝。



2025年12月21日，
講者攝。



hampan (鹹版)

印尼加里曼丹的客家點心



2026年1月28日，印尼雅加達，講者攝。

加里曼丹的客家食物：cha ko kue（也稱choi pan）



2026年1月28日，印尼雅加達，講者攝。

加里曼丹的客家食物： choipan goreng（炸） / choipan kukus（蒸）



2026年1月28、29日，印尼雅加達，講者攝。

印尼亞齊客家人在雅加達開的粿條店：Kwetiau Amoy



2026年1月30日，印尼雅加達，講者攝。

印尼客家人的食物：mikopan（淋上棕櫚糖漿跟蒜辣醬）



2026年1月18日，印尼棉蘭，講者攝。

西加里曼丹客家人在雅加達發展的成衣業



2026年1月24日，印尼雅加達，講者攝。